

嵩

書

嵩書卷之八

文林郎登封縣知縣傅梅元鼎撰

黃裔篇

外方長曰大戴記宰我問孔子曰黃帝非人與榮伊
令何以稱黃帝三百年也孔子曰生而人得其利百
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亾而人用其教百年故曰三
百年也孔子時有老子者祖黃帝之學以自然為宗
其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致虛極守
靜篤吾以觀其復今其所著書道德上下篇可覽焉

自是而後言道者附之或導氣鍊形或餌丹服石或符呪禱祀其說益下儒者笑之然不必笑也乾坤大矣何所不有古稱海中有不死藥黃金銀宮闕神氣成五彩彼遠於世界誠浩渺不可信嵩山二室固天地之中也傳記所稱龍穴仙館及浮丘子晉之屬人能道之豈盡誣哉疑以傳疑備列於冊俾世知此山之大小又知黃帝老子之道愈遠而愈紛久已離其本旨方外之士得有所省焉

周

李耳

李耳字聃號伯陽苦縣人母胎八十一年而生故世稱老子景王時為周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聞老子之言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道書稱老子當定王時定王問在世仙對曰中嶽古

先生者即予是未知然否

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惟

與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
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
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
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文記造
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經皆以玉牒寫之級以金
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割心瀝血以
代墨道書云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今太室有金
壺峰豈因子年記而附會之耶

宋倫

宋倫字德玄洛陽人厲王時入道凝心抱一不交人

事日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年感老君來降告曰吾
有中景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
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遐固齡子能修
之立致雲輶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並耀二氣齊
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倫拜求之乃出靈飛六甲符
付倫倫得經修之自然通感察物如神言無不驗能
望巖申步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日行千里變形易質
翱翔原陸居於嵩山時遊五嶽焉

王仲倫

王仲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得道高唐縣鳴石
山巖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
士田宣者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
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
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仲倫自言
姓字世代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
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
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浮丘公

浮丘公姓李居嵩山脩鍊白日飛昇周靈王時接引
太子晉往來嵩高山今太室有浮丘子晉二峰皆因
之得名也世傳其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
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
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
顧又所著有相鶴經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

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
人數日而去乃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按王子喬

名晉周靈王太子諸書所載多如此而蔡中郎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傳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則不指爲王子晉矣後漢書王喬傳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而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王喬捷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緱氏山登仙則又似別是一人矣近見李裴黃谷謙談附載於此以備考證

蘇林

蘇林字子玄中嶽仙人也兩目瞳子正方自言生於

衛靈公末年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岑先生授以鍊身消災之術後遇仇公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行之甚驗仇公曰吾術盡於此矣不能使子白日升天乃致於消子消子者中仙人也守之彌年又教以守三一之法告林曰三一者太微之玄真上清之元圖一曰洞真二曰妙經三曰素靈此書淵秘非賢勿宣汝有至心故以相付一則消除萬害一則形軀不敗乃地仙之美術長生之真法也林因受之得以遊翔名山看望八表從容數百餘年後自稱黃泰

故著故敗皮袴角皮褶賣芒履於陳留市中遇紫陽
真人授以道要不知所終

邛疏

邛疏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
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劉奉林

劉奉林一云婁奉林周時人學道於嵩高山服黃連
以得不死然亦不能有所役使積四百年三合神丹
為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氣三日不食

於今千餘年矣

施存

施存春秋時齊人自號婉盆子人稱胡浮先生師黃
盧子得三皇內文遁變化景之道役御虎豹之術先
居南嶽石廩峰每出則乘白豹時步還山豹即迎之
或隱或顯後常在中嶽少室往有壺公者即其人也
晉永康初乘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和見
素真人

王觀香

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
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
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冲天
秦

姜叔茂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
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卽其遺
種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
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於

句曲晤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丁寔

丁寔者多游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面若
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
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
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
不記多少歲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
我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

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故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唐天寶末祿山將反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漢

周栖野

周栖野中嶽人著故破衣隱其姓名如風如狂常往來於九衢狂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

天鼓養泥丸漢之卿相聞其歌頗皆異之相與開釋
莫之能喻者唯留侯知是仙人微服往謁延入密室
潛有所授約以後期會於嵩山小有洞天後留侯佐
高祖成功之後竟從之

劉根

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
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収執詣郡數之曰汝
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
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名之

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亾父祖近親數十人皆
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
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亾靈可叩
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
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按群仙錄云賴川太
守杜新與本傳小異

又劉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山石室中
崢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
尺頰狀如
年十五時

王興

王興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山起道宮齋潔思神忽

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額下垂至肩帝禮而問之
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
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然不見武帝顧謂
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
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
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興聞仙人之言乃採服
之不息後白日昇天

張道陵

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鍊

形遂退隱北邙山章帝以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
山遇神人告之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
書子行必獲矣遂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真以
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冲天然吾未有
大功豈敢遽服宜爲國家除害興利然後服之則吾
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
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驢

鹿後採藥於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
是神人因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
上侍官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將授汝寶文祕要
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
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遂入華山後五十年有
人見於西嶽廟前顏色更少乘白鹿寄語謝其鄉里

親知故人

東方朔曰五嶽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

似於奮筆鋒鏘暢乎嶺壑雲林玄黃有如書字之狀是以天真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趨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五嶽古本真形圖云黑者山形赤者水源黃點者洞穴也畫小則丘陵微畫

大則隴岫壯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家有蓄
圖者善神守護其家衆邪惡鬼災害疾病皆自消
滅也若上士佩之則萬神皆爲朝禮矣山蹠泉脉
源流上下昔玉母授武帝本經萬餘言在圖上今
分爲五局傳授禁限其科嚴不可得傳也抱朴子
曰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須得五嶽眞形圖佩其
山中鬼魅精靈虫虎妖
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

晉

商丘開

商丘開晉人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
溺或救覆舟或喫水而滅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
范氏家諸客莫不狎侮之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

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火大
熾對諸客喫水即滅衆方疑其神人慙謝後入嵩山
不出

梁

廖冲

廖冲字清虚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
稱為本郡主簿後辭官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
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
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

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為吾守鑪他日丹就汝亦有
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為鞭年一百餘唐睿宗
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後魏

寇謙之

寇謙之字輔真上谷人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
年無效後遇仙人成公興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
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
人將藥來得但食之尋有人將藥至皆毒蟲穢物謙

之大懼出走興還聞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
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興伴謙之七年忽謂謙之
曰明日中應去乃入第三重石室卒明日尸歛然而
去謙之守志嵩嶽精專不懈神瑞中忽遇天神乘龍
駕雲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
上老君授謙之新科經戒九卷符籙十餘卷始光初
獻其書於魏世祖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上疏讚
明其事世祖召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崇奉天
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後謙之卒口中氣出若雲煙

至天半乃散屍體引長八尺三寸三日遂縮二尺人謂尸解云

唐

王遠知

王遠知揚州人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博綜群書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陳後主召入重陽殿辨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遣使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於

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
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唐高
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
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
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
官之苦辭真觀九年詔潤洲即茅山為觀俾居之遠
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
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
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謚升玄先生

潘師正

潘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嵩山逍遙谷二十餘年唯服青餼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歎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及

營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嶽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卒時年九十有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撰碑文

劉道合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嵩山高宗聞

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召入宮及將封
泰山屬久雨帝命道合禳祝俄而霽帝大悅即令馳
傳先登泰山以祈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無所
蓄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
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改葬其尸惟空皮而背
上開坼若蟬蛻者衆謂尸解高宗聞之恨曰為我合
丹乃自服仙去矣

常善俊

常善俊京兆人母初妊每取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

食既生年十三長齋誦諸道經後詣嵩陽觀事黃元
蹟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祕
要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
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欽異遂從善俊
歸嵩陽嗣聖中善俊嘗過壇墟店東遇黑駝犬繞旋
不去因畜之呼為烏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
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
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為龍善俊乘之
歸嵩陽絕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

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吳筠

吳筠字真節華陰縣人少通經誼美文詞舉進士不
中性高鯁不耐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盡通
其術天寶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台觀滄
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
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
嘗問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支辭蔓
語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

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關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寓諷天子重之筠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及安祿山稱兵乃還茅山又入會稽剡中至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曰宗元先生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十二師潘師正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爪痕著成書文曰東華

上清真人自是人益神之後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至睿宗時召見問陰陽術數及理國之道深加賞異欲加寵位固辭乃厚賚遣還公卿多賦詩送之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好道術徵承禎入內殿大加禮敬語秘不傳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博學能文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

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玉文句進之文靜天
師嘗與承禎隔屏夜宿禁中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
如金玉響密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
席逼聽乃承禎腦中之聲也黃庭經云左神公子發
神語此之謂矣久之復往天台山一旦忽告弟子曰
吾自玉霄峰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華君所
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
年幾百歲矣

道藏云初明皇登封太山田間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

出雲降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亦有仙官主之於
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立仙官廟自承禎始也

李含光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
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以清行
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承禎於王
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
司馬仙遊玄宗召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
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
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狗欲則似繫風玄宗
深感異之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後特賜楊

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賜號玄靜先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坐蛻於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善筭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筭而知之卜居嵩穎間石堂山之洞著穎陽書三篇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於牀引其衾同臥閉戶良久起具湯沐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疾篤聞寢

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
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令太乙相救言訖
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瑄為桐廬宰與和
璞攜手出城至夏谷村廢佛堂和璞以杖擊地掘得
一瓦餅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
乎瑄鬚髯前世嘗為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為宰輔善
自愛然其終必以食鱠棺以龜茲瑄後果踐台輔謫
居閬州臥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鱠食畢
疾復作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施龜茲板為老君帳因

假以為棺和璞廬終南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為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止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其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

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媯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約數百言又教筌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筭久之媯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沈於泉及還已失媯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

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
為李林甫所排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吳善經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周歷幽勝忽直一洞門廣
丈餘高五六尺徐行入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又
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巖下有道士五
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
幸遭遇乞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曰度世之道須
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

憫焉因指石牀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
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
整叙經書辨識文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即授以
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
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赤書寶
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內殿於
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者召善經入殿內示
之披讀周悉輒無疑滯賜以金帛即令注解以進善
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後遊五嶺不

知所在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從來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常焚
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
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
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
禮驚歎不已乃賦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
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項舞
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

光陰幾萬年

譚峭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屬文
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書靡不
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
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
山不復歸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
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乃聽其所為峭師
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為樂

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
臥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蒸蒸然
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寄之以衣喜而復書家童
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
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答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
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後居南嶽鍊丹成服
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
不出矣

應靖

應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時為登封令有惠政黃
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靖曰吾
邑無郛庫無兵會無粟何以守乎即空一邑往保嵩
高山自為殿賊追及靖力戰以捍之賊解去登封之
人獲全靖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
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
姿疎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授黃蓬石有何格非者
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
仙巖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

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呂真人尋浮空而至並坐語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教真人曰子自有師矣格非志不篤已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一說靖長官真定人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為放志林谷飄忽無滯遂迷其所之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太行南遊嵩少歷問所經宮

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之仙君端居
嵌竇之內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絕非攀援
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舍去良久仙
君忽謂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名爲少室仙伯仙凡
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焦鍊師

焦鍊師者嵩山之神仙不知何許婦人也或云生於
齊梁時其年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
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不能

測其往也李太白訪道少室登三十六峰聞鍊師之
風慕之灑翰賦詩遙為寄贈李頎亦有詩

二詩俱見
韻始篇

薛玄同

薛氏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嫁二十年常
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別居一室持黃庭經日三兩
遍咸通十五年七月夜忽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
曰紫虛元君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玄同焚香以
候元君果與侍女降於其室憩之良久示以黃庭填
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謂玄同曰可八年後

吞之當遣玉女飈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至廣明庚子歲大寇犯關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抵別墅乘流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舟楫者舟人驚駭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俟春中自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同舟者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十四日夕

終於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尸
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
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
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庭中失尸所在空衣
衾而已

宋

許昌齡

許昌齡安世乃旌陽真人之後也蚤得神仙之術穎
陽石堂山一峰雄秀上有石室即邢和璞筭心處也

昌齡聞其奇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游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云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公又有贈許道人及送龍茶戲石堂山隱者七

言古詩三章並傳於世見章成篇又贈昌齡七言律云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溪山十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真情還與世情疎雲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見西清詩話

賀蘭棲真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鄧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聘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果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王仔昔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方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畫一日黃門又持紙至仔昔不為畫惟篆符其上傍細書云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瘵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劉居中

劉居中汴人也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菴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而至兩人不能堪皆舍

去獨居中居之自若凡二十年山中常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旣退復爾其後石壁推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居中縱讀之悉洞曉其奧義靖康之亂居中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南渡後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號冲靜處士居中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少誦讀經書仕州為部從事後
棄官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
穀為吞吐之事胎息內視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
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
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新野陰君神丹
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不可師我紫
陽固請不止敬乃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
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
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窳冥

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黃伯嚴乃漢末人誤置于此

邊洞元

邊洞元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為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峻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携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幸甚於是連飲十數盃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為劍復曰欲借師之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

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
劍浮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於
五雲溪旣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槌二十枚殊
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粵嶺邊對傾
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為迷人未有緣洞
元感歎不遇皇皇若有所失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
不復出後有客自衡湘來言洞元在南嶽觀中託附
書至洛陽其親舊辨其墨迹乃洞元親筆蓋水解也

大明

馬之瑤

馬之瑤太康縣人棄家遊嵩山居太室之絕頂善吸影導氣之術雨雪絕糧或數日不食人名之食又能大噉當邑旱持畫一軸謂人曰吾與龍王祝萬壽為汝輩乞雨忽聳身入潭中須臾復出衣履不濡曰某日當雨後果驗與人語多顛狂不經不能窺其際也

顏道人

顏道人不知何許人以運氣內養為事隆慶末年於少室山巔鑿洞深丈餘謂弟子曰吾欲入洞修道汝

可築土實洞口必令內外呼聲兩不相聞乃止仍盡
伐洞口草木絕樵者往來三年後可啓視之如身敵
則道不成也弟子如命築之踰三載其弟子同百餘
人啓洞審視師果兩手抱卵端然而坐洞去白道洞
四五里在御砦東頂後仍封閉矣

萬曆戊申歲中州大旱登封自春正月至夏五月
不雨予終日徒拜赤日中曬背成甲禱卒不應意
甚憂之念此後即雨已非播穀之時獨有菽

音喬
唐高

承簡傳野有
菽實俗作蕎

麥猶可種耳民間素不蓄此恐難卒

辦乃出帑羨若干緡佐以薄俸收糴貯庾中以爲
民倡又設法招誘四方轉販者諭令百姓量力買
畱肩背相屬而價不騰踊時亦有笑予迂闊者曰
雨安在張皇若此乎至六月六日辛酉予早起步
禱於龍潭旣畢時正息訟停徵縣中無事因信步
向東北探幽而行旣入大峽渡一澗道路險絕從
者多停峽口跋涉久之境益奇邃遂舍衆獨往止
一小吏頗負勝具負印隨行又三四轉折約二里
許密樹沿溪氣甚清涼忽溪邊一隱士長髯修軀

年約五十餘揖予曰令君勞苦兩關天行非旦夕可速今理數俱極再踰旬日或得沾濡盍為種計予曰日收菽實公私俱積額安所得雨乎隱士大息良久曰可惜可惜予心知為異人執禮愈恭稍詢其氏里隱士不答手向東北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一方民必須此物予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付之吏回就隱士則已攬衣登一懸崖抗手作別云後當再晤追不及矣予尋舊路歸至半途迎者亦至乃上馬心念六月

非長菜之時且山中諸草半枯此菜何以獨茂必
當有異薄暮至嶽廟煮而嘗之芳美尤絕次日急
下令民間收糴菜子公帑無可移借者括私宅銀
章酒器脫內人簪珥之屬遣人四出數日得菜子
數百斛散寄各鄉社至十五日庚午望嵩山東北
遙祭具祝幣焚之又三日癸酉率衆往詛龍潭以
激神怒自午至亥大雨如注四境沾足予又下令
民間菽菜兼下種不得分播富者自辦貧者官給
數日苗出青被壟畝予日日往來郊野省視詎意

雨後復四十日大乾前苗盡稿百姓始皇皇謀他
徙矣予憂深病極閉閣偃臥計無復之至七月晦
日甲寅忽大雨自是或三四日或五六日輒雨連
綿至秋暮枯菽無一生者而菽中之菜勃然重發
高踰二尺大過常年數倍於是流徙日歸收菜曝
乾塞檐充棟得以卒歲矣萬口生靈幸免溝壑者
始於隱士之一言也予感此異人不敢貪天功以
爲己力欲記則近於語怪不記恐沒其實無以昭
示將來忽忽四載會嵩書告成遂援筆書於黃齋

高書
卷之八終
篇之後云

門人
焦弘祚
陳懋齡
校字

高書卷之八終

嵩書卷之九

文林郎登封縣知縣傅梅元鼎撰

竺業篇

外方長曰自西方之教蔓延中夏域內名山半為梵
宇據之今持鉢荷錫之流與四民分道而馳矣求在
身為律在口為法在意為禪庶幾所謂佛者累世不
一見儒者往往詆之而搢紳好奇者乃欲代其徒精
解而攻焉此亦賢智之過也夫佛始於天然其道以
為人死性靈不滅輪轉受形所行善惡各有果報修

其道者澡練神明澡練不已以至無生則佛矣佛者覺也以慧為歸以定為門定則悟悟則慧而以慈悲為室和柔忍辱為度而約於一空故豪穎者嘉其超恬雅者契其澹即麤鄙者亦足銷客氣之浮游彼其始固天地運氣萃於一隅者耳儻亦聖人所不必敵者邪然而果報之說淺矣愚者之所設非好奇者之所宜惑也二室多古寺而少林為大基肇於跋陁法傳於達磨自是而後高僧雲集戒壇時復有錚錚於彼道者於是嵩山得稱祖庭非諸方所敢望矣予悲

世之入其教而迷其旨也略採傳記姓名令得有所證焉亦足以明天地聖人之大矣

南北朝

跋陀

跋陀禪師本天竺人一稱佛陀學務靜攝博通經法在彼國時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跋陀無獲有謂者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克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可於震旦別立緣也從之勤苦勵節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孝文帝一見敬隆誠至特設禪

林鑿石爲龕給以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知其非常人也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敕設靜院居之陀性愛幽棲林谷是託屢往嵩嶽擬謝人世未幾帝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陀旣卓錫於此四方來學者聞風響會衆恒數百一一篤課無倦後連度二沙門慧光僧稠敎傳定業釋道爲之大振化行東夏矣年漸遲暮不預僧倫移居寺外別房感一善神常隨擁護每食必祀之將終之夕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尚存相傳少林開創時有識云後

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葬此跋陀因叱水不令東流
至唐則天后果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

達磨

達磨大師天竺國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
其師般若多羅取通大之義為改是名師既得法住
止天竺六十餘年乃辭國王東遊震旦國王為具大
舟送至海濡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武帝大通
元年魏明帝孝昌之三年也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
帝詔至闕庭帝問師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記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合遂去梁折蘆一枝度江而北留於洛陽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於時有慧可禪師立雪斷臂求授諸佛法印得其精髓傳領衣鉢法偈及楞伽諸經咸得

餘緒以度迷情行化已終乃往禹門千聖寺息脚三日期城太守楊銜之仰求宗旨懇留住世師不獲已受以讖語銜之默記禮辭而去師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曰吾即逝矣端坐而寂時梁大同二年魏天平三年十月也至十二月葬於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歲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師於蔥嶺見師手提隻履翩翩西逝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而東既歸帝果登遐雲具奏其事其門人啓壙乃空其棺其中唯隻履而已遂取履供養於少林寺至

唐開元中有人竊置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代宗
追謚曰圓覺大師

按傳燈錄云達磨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
以表聞奏帝遣使齎詔迎之磨以十月一日至金
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
磨方啓行豈使者能以十日之間便歷六千里乎
又謂魏孝明帝欽磨異迹三屈詔命竟不下少林
及磨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於蔥嶺孝莊帝有旨
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
是歲四月癸丑殂磨以十月至梁當未至魏時孝
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尔朱榮所弒乃立
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
而分割為東西魏然則達磨在少林時正值其亂
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
割久矣烏有帝令啓壙之說乎又按舊唐史云後
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

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至云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達磨至於不救尤屬謬妄今並削去

慧光

慧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年十三隨父入洛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燄燄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皆若昔習遂度而出家所習經典便為人說辭既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為聖沙彌因獲利養受而還施然量度弘方不拘小節佛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

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
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及年登冠
學行略周乃從辯公參學論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
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方事紙筆綴述
所聞兼以意量參互銷釋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
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
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
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譯翻十地諸經光時預
席以素習方言通悟綱領命章開釋草創基茲其華

嚴涅槃維摩十地等並疏其奧旨而弘其演導文存
風骨不事章句朝野為之欽服嘗遇亢旱光就嵩嶽
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霑原隰民皆利之後召入鄴
都轉為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
裂既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未幾奄化

慧可

慧可大師虎牢人姓姬氏生時光照滿室因名曰光
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後覽佛典超然
自得遂出家於永穆寺終日宴坐久之忽於寂默中

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白於寶靜禪師師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意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遂造於少室師事達磨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乃堅立向師求教會天大雨雪光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泣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覲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

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
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遂與易
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
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久之
遂盡得達磨之傳師將示寂西返天竺乃顧慧可而
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傳授以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爲法信可
跪受其衣後師端坐而逝自師託化西歸可繼闡玄

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以所授達磨衣鉢傳之僧璨即於鄴都隨宜說法韶光混跡積三十餘載至隋開皇十三年三月逝於笕城縣今稱二祖云

僧稠

僧稠姓孫鉅鹿人心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淡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蔥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淡

要即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敝衣
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
足踢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
三呼乃出謂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
故泉水即湧上神異如此後詣懷州玉屋山修習前
法聞兩虎交鬪咆哮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
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
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北齊高帝詔稠將啓行
而峰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

降蹕迎候命入宮留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
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爲弘通教理漸誘
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
稠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
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冀帝
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
之稠已前知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怪問稠對曰恐身
血污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懼然悔謝謂其臣楊遵
彥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當終之時

香滿寺頃有白鳥數百徘徊悲鳴移時乃逝

善惠

善惠大士姓傅氏名翕婺州義烏人年十六納劉氏女爲室生二子嘗有西域沙門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鍊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

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崧山之頂因雙檮樹剎寺而
居故稱雙林大士日自營作夜則行道復一日於山
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
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遣弟子傳
晔致書於朝梁武帝覽之遽遣詔迎至帝問曰從來
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
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
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
為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

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
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天下非道不安非
禮不樂帝默然未幾大士辭退遂還雙林至陳大建
元年四月加趺而逝

隋

洪遵

洪遵姓時氏相州人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專學律部
嘗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乃辭師友遊方聽習
諮訪漢義三年遂知大旨初住高高少林寺依資雲

公前後參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又從鄴下暉公
講論文疏登座覆述衆仰如山自後徧詣禪林參學
問法年踰十臘四遠望風堂盈千計齊主寵之授爲
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有訟爭下敕令往遵以法
和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法侶欣然及齊
曆將季擅名逾遠非類不交唯與慧遠等名僧隱於
白鹿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嶽德不孤峙衆
復屯歸隋開皇七年下敕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
奉見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寺又敕與天竺僧共譯梵

文後復敕請為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開導
四分爲僧祇之絕唱仁壽四年敕使遵奉舍利往博
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輿上旋繞數
帀久之方逝及至城東塔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各如
車軸至四月八日當下塔時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
高數百丈密葉分布垂於虛空下覆訖乃滅由是遵
之名譽益震遠邇矣以大業四年五月卒於興善寺

大志

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顓禪

師顛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開皇十
年行遊廬嶽住峰頂寺誦法華經索然間雅音聲清
轉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峰南建靜觀道場頭
陀為業介爾一身不避虓虎山粒數絕終日忘餐容
色如故經歷七載禪業無斷晚住福林寺會大業屏
除流徙乃變服毀形頭擐孝經麤布為衣在佛堂中
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
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嶽用報國

恩帝許之敕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
上燒鐵烙臂以刀截斷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
岫於時大衆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詞色不變
時誦法句讚歎佛德為衆說法不絕臂燒既盡乃下
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

慧蕭

慧蕭姓劉氏家於許州之長葛十八為書生聽悟敏
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
山求師出家強識前聞以戒行見稱開皇初遊學鄴

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山靈巖寺
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尚年衰復還中
嶽時龍門沙門明朗聞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朗雖
年齒隆於蕭而卑身禮事淡相悅服淹留歲序請歸
河曲蕭相與同行住於龍門定林寺歷綠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後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晉
川英彥相與周旋留連累載自中條王屋巨壑漢林
無險不登若遊庭戶也逮隋季大亂河東郡丞丁榮
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

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陝晉絳五
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於仁壽年七十有三

唐

慧安

慧安荊州支江人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
度僧尼安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
通濟渠饑殍相枕安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後潛
入太和山煬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
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徧歷

名山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
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安曰
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曰當觀密作用
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
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武后徵安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安甲子對曰
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安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
起盡焉用記為神龍二年賜紫袈裟仍延入禁中供
養三載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

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安猖狂
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
寂年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
得舍利八十粒

元珪

元珪姓李氏伊闕人生有異質永淳二年諫名閑居
寺律戒惟謹後悟少林禪宗卜廬於龐塢一日有莪
冠貴人徒步造訪珪異其英偉問所從來對曰我此
嶽神也願受正戒珪曰神旣乞戒即旣戒也戒外無

戒又何戒哉神稽首再拜懇請珪辭不獲即為張座
焚香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乃歷詰之曰汝能不媵
乎不盜乎不殺乎不妄乎不遭酒敗乎神亦歷應之
曰能辯議甚多不能悉載珪曰是為佛戒也又言以
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
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
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是謂無心也無心
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能
戒哉又為備述佛法數百言神曰我誠淺昧師授我

戒旣聞命矣願報慈德効我之所能師必命我爲世
間事少展奇功使天下知有佛有神耳珪再辭不獲
乃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而無樹北岫甚多汝能移而
植之乎神曰諾俟夜爲之即辭去珪送之門見儀衛
森嚴如王者之狀凌空漸沒焉其夕果風雨震電大
作棟宇振搖鳥獸驚奔良久始定珪謂衆僧曰無怖
無怖神與我約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東嶺
森然成列焉珪至開元四年卒

破竈墮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多烹殺物命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栽冠設拜師前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侍僧等問師云某等久在和尚左右未蒙苦口直為竈神說什麼徑肯便得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邁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邁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其後莫知所終

丁居士

丁居士定陶人不著其名專勤梵行嘗往來嵩山禮

事普寂禪師得其深法將終合掌跏趺儼然而絕遠
近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人多異之既葬三載為開
元十五年西域僧安靜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
士何在鄉人以實告之靜曰伊乃在家菩薩也遂至
墳所躬自開發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取視其骨皆
金色連環若鑠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
樹塔重葬衆咸驚歎未幾靜不知其所之

一行

一行姓張鉅鹿人郊國公公謹支孫也卅歲聰穎讀

書不再覽輒能成誦出家嵩山師事普寂禪師精曉
經法寂師嘗設大會遠近赴期數踰千衆先請盧鴻
為文讚之至日鴻持文至寺置於几案鐘梵既作鴻
謂寂曰某為文數千言字僻詞奧盍選朗悟者面為
指授寂乃令名行既至伸紙一覽復致几上鴻怪其
輕脫俄而群僧會於堂行抗音宣誦一無遺誤鴻愕
視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也當縱其遊學自是求
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問律藏於當陽僧真並習陰陽
讖緯之書學筭術於天台山國清寺僧求太玄經於

道士尹崇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秘印復同無畏
三藏譯毗盧遮那諸經著書數種計一百二十餘卷
不悉其名內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已采入唐書矣
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
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
而一行大衍曆成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非
聖人其孰能之玄宗嘗召入內殿示以宮籍一覽即
能熟誦帝嗟歎良久後召對無恒占其災福言多補
益行又多異術移星致雨神變莫測其事不一也開

元末裴寬為河南尹一日造普寂寂云方有小事未
暇款語請暫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之見寂
潔滌正堂焚香端坐未久一行至向寂作禮禮訖附
耳密語寂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訖又語如是
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行遂降階入南室自闔
其戶寂乃徐命弟子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
走視之瞑坐息絕矣帝親製碑官為建塔銅人原謚
曰大慧禪師

從諗

從諗青州臨淄人童稚之歲孤介弗群初投本州龍興寺從師翦落尋往高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曰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真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為世所貴也

崇珪

崇珪姓姜氏邾城人家素業儒天寶中父故早孤遂
議出家年十八遊南嶽淹留數載居棲霞寺經業蔚
通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訪是邦延諸慈和
寺久之珪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
也明歲遂行抵嵩山居於嶽寺太和戊申歲洛中亢
陽唯嵩下多雨或謂爲珪之德能動龍神也開成元
年贊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住龍興寺兩京問道參
學之士多從之遊釋望益隆矣忽告衆訣別入方丈
而滅年八十六白侍郎爲撰塔銘云

恒政

恒政姓周氏平原人少入鄉校業儒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輒耽味不捨後就本州延和寺出家問道於嵩少受誦經法精專戒律尋入太一中甫行風教學人蠲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蚌蛤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盤而進有擘之不開者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克全莊嚴可敬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錦覆之送興善寺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唯知聖德昭應若問佛理聞

終南山有恒政禪師當知之乃詔而問焉政曰物無
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
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
法政曰陛下覩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奇事
烏得不信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帝大悅敕天下寺
院各立觀音像奉之政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
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也年八十七
卒未久有廢教之敕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華嚴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每日堂食齊集有夏臘者道業高而性褊時因卧疾不赴會一沙彌欲上堂無鉢向臘借之臘堅不與沙彌懇求再三臘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儻有損同殺我也沙彌持鉢矜持太甚食畢下堂誤蹴碎之沙彌惶懼遂至臘所長拜謝過臘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甚病亟遂死後華嚴於嵩山嶽寺與衆講經沙彌亦在列忽聞山谷聲震華嚴遂隱此沙彌於背後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直入寺來努目張

口左右駭欲奔華嚴戒令勿動蛇升階睥睨若有所
求華嚴喝云住蛇至座前遂俛首閉目華嚴以錫杖
叩其首曰旣明宿業今當迴向三寶傳令諸僧齊聲
念佛與受三歸五戒蛇乃宛轉而去時夏臘弟子亦
在列華嚴謂曰此蛇汝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位為
臨終時惜一鉢嗔怒不化遂至此適來欲殺此沙彌
耳若殺之當永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識破與受
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尋蛇十里之外
所過草木開靡皆如車路至溪谷間已死矣歸白之

華嚴曰伊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年十八當亡
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
我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弟
子受命至裴家郎中出見神色甚憂云妻欲產已六
七日不下柰何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
席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
十八而卒

藏奘

藏奘姓朱氏蘇州華亭人爲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

持而出卅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戒
母喪用儒禮守制廬墓三年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
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會昌
中釋道幾滅已而復盛洎周洛再構長壽寺敕度奩
居焉時內典焚毀奩從煨燼中手緝散落實為大藏
尋南海楊公叔典姑蘇請奩歸於故林以建精舍大
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迎奩居之時
有剽寇鼓衆作亂執兵晝入奩瞑目宴坐了無懼色
盜異之叩頭謝過寇平州奏其事改額為棲心寺以

旌之數年禪望大著徒衆雲集奩學識泉涌指鑿岐
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褻苦霧坐泮
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咸通七年秋八月預命香
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焚化之日
異香凝空遠近郁烈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弟子
詣闕請謚奉敕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初任生將迎
奩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云二
十年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奩至止果二十年矣

惟寬

惟寬禪師衢州祝氏子年十三出家初習毗尼修止
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貞元中止嵩山少林寺僧問
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山寬曰
汝祇識山何曾達道元和初詔至闕下白樂天問曰
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
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
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惟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
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
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

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金屑雖珍實在眼亦
爲病曰無修無念何異凡夫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
著離此二病是爲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
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也又僧問道在何處
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
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
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
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就化謚大徹禪師

允文

允文字執經姓朱氏秀州嘉禾人九歲父亡其家捨
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或
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
陟蓮華臺而作獅子吼或誚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
志欲得大此兒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髮投嵩
山臨壇大德遠和尚受法時年二十三矣後就中京
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旣扣義
門遂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太和五年返故鄉
後聞錢塘天竺寺講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

歷住越嘉祥寺復移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四方屬
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夜著緇縵罔虧僧行
唯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
元寺寺之耆舊命講律乘詞高理暢學者宗之中和
二年六月長逝享齡七十有八遺言不許封樹墓白
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於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
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

彥暉

彥暉姓孫氏陽武縣人少時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

凝聽若有悟者其家內嘗齋僧磬梵俱作暉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年十五隨師學法後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尼尋討內典皆能洞達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洛都先達無不推伏暉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焉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四方英士雲合景從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分爲上下十

惡反其詞以善之上十惡則洞開性相高建法幢宗
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
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立題分目
皆門弟子為之乃極才能之際云暉因明百法論各
講百許徧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
於世乾化元年秋八月以壽終

五代

貞峻

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唐張果先生之裔孫髫齡

不弄年十四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丰神俊朗資
稟穎悟未幾遂諷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
儕戲之曰汝是有脚經笥也峻遜讓而已及削染為
僧十八升論座後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
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
授長大順二年相國寺災樓閣廊殿四百餘間都為
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
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為上座前後
數載寺遂重新視舊增華焉又請為新章宗主復開

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問難峻之戒行
冰雪相高暑未見裸寒止於衿食惟知量以清約而
終為後唐同光二年也

宋

報恩

報恩禪師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
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
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
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

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參禪
說法機辯雲湧一日問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
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
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
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
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
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
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斲徧問諸方苟或不
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隨擊禪牀一下其傳授議論

詞多隱怪狀多奇詭皆此類也又一日忽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地一下又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畫一圈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又上堂拈起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漫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踪跡

明月蘆花君自看乃卓拄杖下坐

報恩禪師有答張商英論三教書妙

徹義理不能盡載
見五燈會元集

慧昭

慧昭禪師河東絳人母娠合掌而生人謂宿世僧也
少年尚武輕財重義里中有鬪而直者將賅遂佐之
為吏所執逃之永安昭孝院為僧終不言其姓叩之
則曰幼孤不知吾第姓佛耳日誦經文數千言元豐
三年結侶遊方禮法王寺冲禪師參究言下便契強
記博聞為禪流所宗朝廷賜紫袈裟號慧昭大師政

和七年晝夢有異作頌曰緣生二十八地水火風別
夢覺向誰言三春花雨雪遂奄然而逝

金

教亨

教亨禪師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生有奇瑞早歲
出家從寶公法席參證頓解真宗越逸流輩道譽大
彰寶公遂記別曰吾謾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
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

王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
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興定己卯秋
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著力忽索筆書頌詞理
與不可曉其末後句云噫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
動而逝

元

福裕

福裕自號雪庭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日了千
言鄉閭稱曰聖小兒幼遭世變孑然無依道逢老比

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足矣裕曰佛法止是乎比
丘異之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龍象種也即
為祝法授具歲在乙巳世祖潛邸慕其名德命住少
林憲宗命總領釋教授都僧省之符至庚申歲世祖
踐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其書乃賜光宗正法
大禪師之號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請裕主之
既老倦於接納仍歸栖嵩陽未久示微疾書偈告終
壽七十三有弟子千餘人裕之住世也剛果英毅風
神閒敞三閱藏典俱能成誦誘掖後學無倦色遍群

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云幼
時與雙谿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燕親炙萬松
師又十年始終萬壽又十四年道益隆名益著學者
日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實爲之主屬嵩少煨燼之
餘暫憩緱氏之永慶已而興仆起廢訓徒說法施者
如丘山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
經筵不輟皆裕力也世以興復嵩寺功比關山謂之
祖師再出世非虛語矣皇慶元年贈大司徒追封晉

國公

高僧傳
卷九
三十一
三十一
緊那羅

緊那羅者西天菩薩也至正初忽有一僧至少林蓬頭裸背跣足止著單裋在厨中作務數年慇勤負薪執爨朝暮寡言暇則閉目打坐人皆異之而莫曉其姓名至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潁州紅巾賊率衆突至少林欲行劫掠此僧乃持一火棍而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峰賊衆望見驚怖而遁僧大叫曰吾緊那羅王也言訖遂没人始知為菩薩化身也衆感其德為塑像寺中遂為少林護伽藍神至今靈異按傳

燈錄隋開皇中天台顓禪師居荊州玉泉山有神
通謁稱蜀前將軍關羽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
營精藍願庀役事七日而成捷出神功事聞於朝
敕封玉泉山護伽藍神今天下寺院皆塑關像蓋
始諸此獨少林
以緊那羅代也

大明

徹空

徹空和尚法名本原籍順天大興人父寓洛陽本生
於正統丙寅有文在手成慈字少時祝髮洛之福先
寺禮貞公爲師貞公沒本回家業儒三年經史皆通
復入寺師詠公畫習釋典夜溫儒書寒暑無間如是

又三載豁然貫通天順中下令僧未度者還俗本復
歸家父母議擇婚配辭之成化丙戌始請度為真僧
矣久之參定國寺從公無方知識授禪學得曹洞真
宗從公遂將僧伽黎印證法語手卷並拂塵悉以付
之時本年方二十有五也壬辰春入檀榆山三載閉
關習靜時蝗蝻徧野惟本菴地禾稼蔚然夏中亢旱
居民辦香叩請本出山為禱雨即大降洛陽僧俗力
舉於郡請視僧篆本辭之有詩云松窻竹戶影沈沈
名利場中寄好音許大乾坤今古事秋雲幾片掛疎

林未幾從公來住少林本隨侍執巾拂三載是冬少林主席者禮請開堂演法本陞座垂語機辯颺馳四衆歎服後乃遨遊吳楚江湖之間十有餘秋法幢高建遠播宗風弘治辛亥還山復入少林安禪與座者五十三員就食者幾千餘衆旬日後禪堂中外金光燭天三日方息俄供厨泉竭本隨禱而泉湧明年遂主福先寺本以高僧兼工詞賦請詩千文者戶外之履常滿壬申秋陞為都綱總領一郡釋教預營壽藏於少林之西尋以壽終

文載

文載別號月舟北畿通州人父清早歲無子嘗禮事
廣濟寺白菴禪師受戒發願曰若生子必命出家至
景泰甲戌臘月十日夜清夢一僧入室而載生童稚
時或結草為菴或聚沙為塔或塑泥為像或撮土為
香或采花為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
校讀儒書輒了了十三父謂之曰昔我有誓言今捨
汝為佛子便當割恩愛也載曰為佛子者云何父曰
讀佛之書行佛之道超三界利四生奚啻九族蒙庇

也載欣然曰唯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游虎林登昭慶方等之壇受大乘具足之戒三載北還閉門不出日習靜業因閱萬松評唱疑其葛藤潛心久之忽自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回文之妙非鍼線細密盤旋轉折立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幡然出關參扣少林三周寒暑朗然大悟乃復北還徧歷京師諸大禪席弘治中住白塔精舍閱大藏經衣不解帶暇則流覽群書以資宏博正德改元少林諸徒以寺久無主舉載名請於祠部三辭不獲乃束裝

而南住持少林十六載門人以千計闡宗猷輝祖教
令譽赫隆不蹕而走四裔也至嘉靖甲申年七十三
示寂

匾囿

匾囿禪師者號無空取派曰悟頓禹州陳氏子也年
踰二十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母曰此兒引舌過鼻非
常人相任其去也乃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為師掛
搭三年一日跪於師前請求法名師曰道本無形何
名之有禪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弟子安得獨無

師授以心經讀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曰身尚是幻
何處求名一日手編大因於師前師指曰匾圍是汝
名也答曰旣名匾圍內也無空師曰教外別傳方契
此語一日辭師至中條山修行三月有餘忽自惟曰
善財童子向南方參見五十五人歷百一十城莊嚴
妙行今住此山中獨善其身者好直造神仙耳去之
後到峨嵋絕頂結茆以居一日見阿彌陀佛手執大
彌陀經一部曰藏內有經藏外全無付授與汝廣令
傳化禪師遂飛錫周流寓內徧蹈九州後到京都遇

御馬監中貴張暹等待以師禮卜吉祥菴居焉前後
印造大彌陀經若干藏未幾復返少林嘉靖四十二
年去少林再之峨嵋山欲以終老行至夔州江中曰
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登岝端坐而逝祥雲結頂身如
金色徒孫普明等曰少室吾師發身之地乃歸骨焉
建塔葬之

予少不肯讀佛書然亦不至如种名逸裂經作幃
自領縣嵩下歲以趨府或候客常十餘過少林兀
坐松陰輒命僧取大藏二三函置几上覽竟乃去

不竟則於輿中卒業以爲常今旣五載覺有少入
嵩書之役予手自纂錄名僧自此中得正果者共
若而人不敢謂即佛亦庶幾佛之徒也又有名存
事亡者如唐之普寂宋末之萬松輩方策旣無所
考耆宿亦無所傳難免遺珠之歎矣噫寺因達磨
得稱祖庭達磨不立文字終日壁觀今乃講頌唱
繁律儀近於史矣至於習戈棒演攻刺近於兵矣
又甚而高堂室華器御近於宦矣佛教中衰莫此
爲甚遐想前哲能不大息云

高書卷之九終

門人

高

郭國

亮

校字